

浙江文叢

毛滂集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毛滂集

〔宋〕毛滂著 周少雄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毛滂集 / (宋)毛滂著;周少雄點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8
(浙江文叢)
ISBN 978-7-80715-928-5

I. ①毛… II. ①毛… ②周… III. ①中國文學—古
典文學—作品綜合集—宋代 IV. ①I214.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00138 號

毛滂集

〔宋〕毛 滂 著 周少雄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況正兵 李 林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徐曉玲

責任印務 賈 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26

字 數 266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928-5

定 價 13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本社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前言

毛滂是北宋詞壇上一位風格別致、獨樹一幟的知名文人，也是浙江古代地方文學史上一位影響頗大、自成一家的作家。毛滂為人『性喜筆硯淺事』，一生著意文學創作，他的詩文尤其是歌詞在北宋就引人注目，時時傳唱士林間，甚至被人『常頌佳句於（朝廷）百僚上』；當時文壇宗師蘇軾評其詞風曰：『閒暇自得，清美可口。』推為一時雋特，至以黃庭堅、張耒輩作比襯。其詞風影響兩宋相當一批作家。縱觀毛滂一生，與浙江關係最為密切：他生於浙江，長於浙江；其文學成名期、黃金期都生活在浙江；當年的衢州、杭州、武康、嘉興文壇上，毛滂的身姿曾活躍一時，他周圍曾出現過多個地方文人群。毛滂的文學活動和文學成就，是北宋浙江區域文學史上值得書寫的一筆。

由於資料和研究的欠缺，毛滂過去鮮為大眾所知，一般人多將他置於二三流作家行列。然而也有學者對之十分推重，如民國時的薛礪若先生，乃推尊毛滂為北宋詞壇五大詞派之一——『瀟灑派』的宗主（《宋詞通論》）。薛氏的觀點近年來已得到不少專家學者的重視或贊同，有論毛滂為宋詞全盛階段的『四大明星』之一者（許宗元《中國詞史》），有視毛滂為蘇門詞友中的『重要人物』者（周篤文《宋詞》）。國內出現了對其進行專門研究的著作。

本書的出版就是這一研究進程中的成果之一。爲了讓讀者對毛滂及其文學創作有個初步瞭解，校點者謹據十數年的研究所得，對之作一二介紹。

一

毛滂，字澤民，自號東堂，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縣）人。生於宋仁宗嘉祐五年（一〇六〇），約卒於宋徽宗宣和六年（一一二四）後，享年六十五歲左右。主要活躍於北宋中後期文壇。

毛滂出自江山清漾毛氏。清漾毛氏是浙江三衢地方的一個世家望族，歷代詩書傳家，簪纓不絕，名流輩出；僅在毛滂先後時，其族人以仕迹或詩文名世者就達十數人。毛氏家道當年頗爲殷富，故能養學。蘇轍有詩嘆曰：『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衢。倉廩濟寒餓，婚嫁營羈孤。千金赴高義，脫手曾須臾。』（《送毛君致仕還鄉》）毛滂的祖父毛德拱就是一位『千金赴義』式的富豪人物。毛滂詩中記載有這麼一件事：一次德拱路過江西清江，見其處寺廟窘逼破敗，冷落不堪，於是『開橐爲營之』，使得『一旦黃金宮，突兀清江湄。其徒則以安，其道猶遠而』（《贈禧上人》）。後來毛滂出仕游經其地，僧侶們話及當年，猶感激涕零。毛滂的父親毛維瞻，慶曆二年（一〇四二）進士及第，官至諫議大夫，是北宋一位知名的詩人，與當時名流趙抃、蘇軾、蘇轍等都有深交。其《鳳山八咏》、《山房即事十絕》，元豐年間曾風靡東南，以清麗

澹雅、婉有情思而被人推許爲當代的白居易。

毛滂少時家境富贍，食客滿門；且父祖嗜書，家中藏書殆萬卷，往來者曾評點爲『天下文宗儒師』，家庭有著很好的文化素養和讀書氛圍。緣此，青少年時代的毛滂，主要是奉守家風，潛心讀書，所謂『聖賢（指古人詩書）在戶，終不落寞』。

讀書志在求仕。然而毛滂並非像父兄一般走讀書中舉的路子，而是靠恩蔭釋褐。在重視科舉聲名的宋代士大夫眼中，這是一樁令人悵憾的事，毛滂晚年每言及此事，輒悵悵失歡，稱曰：『僕用子弟入官，天資椎陋，不自敢與進士齒。』（《答汪發秀才書》）

毛滂天性是個閒雅的文士，嘗自稱：『余性懶慢，不喜爲吏，家人輩竊共笑且罵，以爲癡拙人。』少時從鄉先生受經學，對那些有益於求進士、取青紫的『諸儒新書』，素不喜歡，讀之味同嚼蠟，一卷在手就『懵然若有物填其膺，廢卷欲睡，懣不復省』。而讀到『西漢時人所著作』（指《史記》、西漢散文等）、楚辭、韓愈文章等文學作品，『若與故人素所歡者語，心甚好之』，日夜攜此，愛不釋手，鄉先生嚴責亦無改（見《上中書舍人書》）。少年毛滂便是這樣終日沉浸在生動美好的文學畫卷裏，從而養就了一生的文學根基，然而這也導致了他以後科舉考試的屢屢失利。

除了閉門潛讀外，毛滂少年家居生活的另一重要內容爲徜徉山水。毛滂讀書處在其故鄉仙居寺，它是毛氏家族的私塾地，是一個山環水繞、境清景幽的天然山水窟。毛滂的故鄉清漾

村，坐落在距縣城四十餘里的浙西名勝江郎山（今成爲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名列世界遺產）下，這是毛氏族居的地方。筆者曾至其地尋訪過，但見江郎三峰壁立村前，雙石如門拱對村後，文溪襟帶繞，畚山郭外斜，真是個秀氣鍾會的風水靈地。仙居寺位于村外不遠的山腰間，一抬頭就可見奇秀入雲的江郎三片石。這一帶風景之勝美，在宋代已名聲遠播。王安石曾棲讀寺中；毛滂入仕後，皇帝也嘗慕名向他打聽過『卿所居江郎山高幾許』；陸游筆下驚嘆萬狀的『拔地青蒼五千仞』、『三峰傑立插雲間』的『靈石三峰』，就寫的是江郎山。作爲一名倜儻拔俗的文學少年，毛滂讀書之餘的絕大部分閒暇時間，都『泡』在漫游故鄉這片清美如畫的土地上。『帶經漁樵，負笈山林』，尋賞雲泉，行吟巖壑；飽吸山嵐秀氣，遠離喧囂塵俗，『不望州郭門，不與冠纓士游，獨與鳴榔持竿者相尋於蘆蔭水曲』（《上曾太尉書》）。文學性靈，融入山水之情，遂彈奏出了毛滂早年生活的雅美主旋律。那是毛滂人生中最爲快意、靈魂最爲自由的一段美好時光，故鄉的山水從此成爲他夢繞魂縈的歸去處。中年以後，詩人常對之念念難忘：『問陶令，幾時歸去？溪月嶺雲紅蓼岸，總是思量處。』（《雨中花》詞）『枕畔風搖綠戶，喚人醒、不教夢去。可憐恰到，瘦石寒泉，冷雲幽處。』（《燭影搖紅》詞）性愛丘山，醉心文學，兩者的拍合，構成了毛滂『暇則尋游山水，咏歌自適』的瀟灑不羈個性，從此影響他整個的人生歷程。

元豐二年（一〇七九），毛滂二十歲。這時，其個人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與衢州西安的趙英結爲伉儷。趙英是退休宰相、世稱『鐵面御史』的趙抃的長房孫女，係大家閨秀，知

文達理，侍親孝慧，御下有恩，更難得的是她還是毛滂的一位紅粉知己。她十分理解毛滂的志趣、個性，能甘守清貧，無一絲官宦子息常有的追逐名利場的俗氣。『人生衣食裁足正可休。君先大家，殆藏萬卷，其間聖賢具在，君雖閉門以老，終不落寞』，這是她常勸慰無心吏事的丈夫的貼心話語。毛滂與她感情融洽，兩心相投，直至趙英歿後幾十年仍追懷眷念極深。這一真摯美好的情懷，在毛滂詩詞中佔有重要分量。

毛滂的結婚，宣告了其早年讀書閒游生活的結束。次年春，詩人便侍父出知筠州，旋即入仕，從此步入漫長的宦游歲月。

二

毛滂的宦游生活，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一、幕游州縣時期，二、亦仕亦隱時期，三、宦海浮沉時期。這三個時期正與其人生的青年、中年、晚年三個階段相應。

毛滂從政的五十多年，正是北宋政壇劇烈動蕩、反覆，最終走向全面黑暗、腐敗以致滅亡的風風雨雨半個世紀。宋代政治的一個顯著特徵是黨爭紛疊。特別是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以來，朝野間新黨、舊黨兩大派系的黨爭愈加激烈。圍繞著變法，新舊黨展開了陣營分明的政治角逐，黨同伐異，互相壓迫，鬧得朝政如同『翻燒餅』。先是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專權，元豐八年神宗去世後轉為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執柄，元祐八年哲宗親政時又起用章惇等新黨，元符

三年後徽宗登基，先用舊黨，後又轉向新黨，最後定型爲以蔡京集團爲主體的北宋後期腐朽政治格局。一黨上臺，前案盡翻，政治截然轉向；特別是後期的黨爭，早已失去原先政治改革的氣息，墮落成了少數政治野心家爭權奪利、結黨營私的一種政治手段，徽宗朝獨霸朝綱的新黨內部黨爭不息、黨內結黨的醜惡現象就是明證之一。那些標榜『新黨』的個人野心家，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爲了私家利益，不論是非，力排異己，一旦視對方爲政治對手，則不擇手段誣以『舊黨』罪名，置之死地而後快。政界風氣險惡而卑劣。

這種黨爭政治、黨爭文化的強大社會存在，決定了北宋整整一代士大夫人生道路的曲折性；特別是那種時左時右、高壓政治的時代風雲變幻，使許多善良知識分子的靈與肉都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毛滂的仕宦生涯也深深籠罩在黨爭的巨大陰影下，並飽受其殃害，它清晰地折射出北宋特殊政治文化的時代色彩。這是探述毛滂人生命運必須先闡明的時代政治文化背景。

（一）幕游州縣時期（一〇八〇—一〇九二）

這是毛滂步入仕途的初始階段，始於神宗元豐三年（一〇八〇），終於哲宗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前後有十數年之久。本時期，作者主要輾轉於東南一帶做州縣掾僚。這是一個充滿熱烈追求又歷經屢屢失望的人生初潮，是作者仕途不振而詞壇成名的風華時期。

毛滂本以舊黨子弟入仕，其出仕前就與新舊黨爭有種種瓜葛。毛滂的妻族、家族與舊黨

關係都很深。其妻祖趙抃，字閱道，卒謚清獻，在北宋政壇上聲威赫然，政治上屬舊黨，是熙寧年間反對王安石變法、人稱『生、老、病、死、苦』五大著名宰相中的『叫苦』者。元豐二年毛滂結婚時，正是他因政見不合、執意告退而致仕還鄉之時；毛滂乃他親自物色的孫女婿。毛滂的妻叔趙屺，從兄弟毛國華、毛漸等，與舊黨首要人物交誼亦頗深厚。毛滂的父親毛維瞻，更是一位不與新黨合作的士大夫名流。熙寧末、元豐初，他對朝政就公開表現出一種消極、厭倦的情緒。毛滂的政治傾向，不能不受到家人們的影響。

還值得一說的是，元豐三年毛滂侍父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時，遇識了文壇大師蘇轍、蘇軾。這是一個有意思的，也是富有政治色彩的人仕前奏曲。當時正值著名的『烏臺詩案』——新黨借機興起迫害舊黨的一個大型文字獄結案不久，蘇轍出貶筠州監鹽酒稅，恰在毛維瞻轄下；蘇軾謫貶黃州團練副使，去筠州不遠。毛維瞻對蘇轍呵護甚周備，常招邀宴游吟咏，與蘇軾也頻通友好。他給二蘇當年艱難黯澹的貶黜生活，注入了一片暖意。毛滂作為知州公子、相府貴婿，廁身於父輩間的交游，受到了二蘇的重視和禮遇，其文學才華、飄逸氣質更為二蘇所愛賞，由此得以從學蘇轍，恭執及門弟子之禮。這是毛滂與二蘇交游的開始（過去人們傳說蘇軾元祐年間因《惜分飛》詞始識毛滂，係訛傳）。與文壇宗師、舊黨首要二蘇的交誼，貫穿於毛滂的大半生，並不斷影響其仕途浮沉。此緣起不可不知。

毛滂正是帶著這些與舊黨千絲萬縷的聯繫，投身宦游的。毛滂的正式入仕，開始於元豐

四年。他的這一步，是在進士試黜落之後方才邁出的。他自訴：『從諸生求舉進士，往輒黜焉。……後以飢寒，將出而仕。』至此，作者終於放棄了科舉入仕的『熱門』道路，借朝廷降明堂恩的機緣，依例蔭補爲齋郎，取得仕宦資格。是年秋日，他在父親及蘇轍的殷切目送下，『束裝騎馬試爲臣』，從筠州登上了入京應試的漫長行程。

齋郎屬選人（由吏部銓選的下層官員）的圈子，毛滂的宦途，從州縣幕職中起步。入京應試的結果，毛滂受命任郢州（今湖北鍾祥）縣尉。郢州去家鄉水陸四千里，縣尉又是九品官中最賤者，元豐六年，毛滂懷著感慨又興奮的複雜心情，跋涉山川之險去上任。少年才人志思奮飛，雖處『下士之列』，却『慨然欲將區區有爲於百里之地』。在郢州，他勤心吏事，不敢苟飽，又的確懷抱利器，頗具吏幹，很快便在『京西數十州之地，吏之有才能者衆多』的競爭中嶄露頭角。元豐七年，他被以賢正聞名的北宋名臣、當時任監司的彭汝礪青眼拔識，『以居官爲能』舉薦朝廷，一時名動京西路。可惜當時新黨主政，毛滂未能獲用，父親毛維瞻旋又去世，終以歸鄉替父守制結束了求仕的第一回合。

居父喪守制期間，北宋朝政開始發生中後期的首次大翻動：神宗去世，高太后垂簾聽政，新黨因種種『不端』而盡逐外州，司馬光、蘇軾、蘇轍等舊黨先後還朝重用，不次擢遷。毛滂的妻叔趙屺也入京爲御史。毛滂欣聞『廊廟主人還稷契』，父執故舊多大用的政治消息，喜充胸臆；尤其是對『諸公彙進民所懷，左必提之右乃攜。善隨類舉皆可觀，野無遺賢靜巖穴』（《出

都寄二蘇》的朝廷起用人才形勢，更覺心動。當時，他正須爲父親下葬時所需的墓志文一事，擬入京向父執、侍郎傅某求索墨翰，遂於元祐元年（一〇八六）抵達汴京，借機訪謁時賢，廣延聲譽。這次，他著重拜訪了供職翰林院的蘇軾。毛滂的詩詞，經過青少年時代長期創作實踐的刻苦磨礪，才情橫溢，已獨成風格，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執『詩文一編』自通蘇軾，蘇軾讀後大加嘆賞，爲故人之子的雛鳳清聲額手稱慶。篇首所引的『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評語，即是蘇軾此時所發。宋代文學理論史上著名的『蘇毛元祐文論之辯』，也發生於其時（詳見拙文《論毛滂與兩蘇的交誼》，載中華書局《文史》第三十八輯）。蘇軾真誠的高度推許和熱情獎掖，在視二蘇爲宗主的元祐詞壇、文壇上的轟動效應，不難想見，它旋即把毛滂一下推上了『元祐名士』的行列，在全國士林中醒目地亮相。

是年秋，帶着文壇的稱譽和傅侍郎對撰寫父親墓志文的首可，毛滂東歸浙邦。後來，隨著制滿喪除，他先後轉任杭州、饒州（今江西鄱陽）法曹，前後達六年。

法曹職掌司法刑獄，爲州守的屬吏，『位卑身賤，勢有以屈於人，言不得行其志』。然而詩人性格剛直，遇事輒發，又恃才傲世，狂狷不羈，常爲公事與上司強項論辯，還傲然聲稱：『法者，天下之法爾。天子不能自專，以付廷尉；而州郡則以付理曹掾。負此責者，可謂重矣……嗚呼，身可當此辱，而法不可蔑視也！』（《上姜朝議論發冢書》）如此個性，在北宋政界，其仕途的困窘無可迴避，毛滂常陷於『雙瞳不敢白，但向湖山著』（《次韻葉權之》）的苦悶中。其供

職的州郡，先杭州，後饒州，地方也越調而越趨差降僻下，離家鄉日遠。

在仕途沉淪不進的同時，毛滂的文學聲名却在大幅度地上揚。他幕游東南日，到處吟游酬唱，以文結友，創作出不少美篇佳章，姓名遠播人口。最出名者，要數《惜分飛》（汨濕闌干花著露）詞。關於此詞，宋人有個傳說：

元祐中，東坡守錢塘，澤民爲法曹掾。秩滿辭去。是夕宴客，有妓歌此詞。坡問誰作，妓以毛法曹對。坡語坐客曰：『郡僚有詞人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還，留連數月，澤民因此得名。（《花庵詞選》）

傳說的錯訛虛言，一目瞭然，據考證，其實際背景應是：元祐四年夏秋，毛滂秩滿赴京，愛妻趙英染疾不起，無法同行，遂寄養富陽。毛滂迫於宦游，動情填詞，代作別語。詞發於衷，深摯感人，適逢蘇軾新知杭州，滂有紙抄呈於軾，軾讀後感賞至深，以至逢人說項。這就是此詞產生的大致史實。詞話雖有訛虛，但它充分說明：《惜分飛》詞是毛滂的成名詞章，毛滂自此跨入宋詞名家行列。這首詞尤以情韻兼勝爲世人喜愛，詞人逝世後四五十年間，還有人在武康士人家睹見《別語》墨迹；後世選家也在在必選。毛滂『因此得名』詞壇的前代載錄，在這一點上說得的確不錯。蘇軾後來還向朝廷專門上奏章，特保舉毛滂『堪充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毛滂的文名大揚於時世。

『文與命仇』，『窮而後工』，文學道路與政治仕途的鮮明反差，激起青年毛滂對仕宦生活

的強烈厭倦，他渴望歸返故山過文人的閒澹日子。元祐七年底，三十三歲的詩人終於辭官歸鄉，回到舊家山水間。

（二）亦仕亦隱時期（一〇九三——一一〇一）

本時期首尾有九年，始於哲宗元祐八年，終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作者是時已步入中年，這是其人生的成熟時期，也是正可以有一番作爲的大好時期，毛滂却寂寞地度過了一段苦悶的時光。在衢州、武康（今屬浙江德清），他以仕爲隱，亦仕亦隱，無奈地閒數歲華送日月。

這一困厄的處境，是深受朝廷黨爭第二次『翻燒餅』的影響的結果。哲宗元祐元年繼位時年僅十歲，朝柄盡掌握在高太后及一班舊黨老臣手中。年歲漸長後，哲宗與執政的舊黨多有摩擦，不滿暗積，只是隱忍不發。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於是迅即起復新黨，以章惇爲相，大肆出貶舊黨，伸其宿怨；並於次年改元『紹聖』，昭示天下其繼承（紹）熙寧新政（聖）的堅定態度。新黨借機大翻前案，全面打擊異己分子。朝野上下，聲勢汹汹。

毛滂雖說渴念脫離塵網、歸隱山水的融融樂趣，高唱着『慚愧平生負三尺，一成泉石欲膏肓』（《仁義驛中》）的風雅詩句，在元祐末奔回故鄉，但那只是久困下僚的一時厭倦。平心而論，其內心『三尺男兒』用世之志並未掩息，此從初到家鄉寫的『爲謝邦人吾豈薄，要當六印繞腰黃』（《次常山簡叔祥》）詩句中可得印證。歸鄉次年，他漫游吳中，干謁新權貴姻親蔡卞（趙英卒後，毛滂約於元祐末再婚，與蔡卞『俱爲臨川王氏婿』）的舉止，也證明這一點。可是局勢

已不容他存有奢望。紹聖初詩人曾復游汴京，馬上感受到逆轉的政治形勢的高壓，作為一名倨傲知名的舊黨子弟，他斷然拂袖東歸，不與新黨合作，遠避至三衢巖壑間，真正成了不出州郡、寄情山水的隱士。幸好友人曹子方、孫公素等先後知衢州，憐其『妻孥糠豆，日覺不贍』的清貧生活，曲予照顧；大約即在曹子方任知州時，他又辟請毛滂為衢州推官，聊助其養家之資。三年後，在元符元年，詩人『以（年）資當為（縣）令』，得以出知武康縣，又在浙北僻窮小縣的山水窟中滯留了四年左右。

漫長的九年間，毛滂在生活中持有一種鮮明的人生態度，即用隱士的心態對待仕宦，以仕為隱，超然遠離政治中心。公事之暇則『游山水咏歌以自適』（《武康縣志》），儼然一副名士的瀟灑派頭。不過，其內心是極寂寞的，是不甘又無奈的。他思謀用世却不得不空數歲月，富有才名却不得不飽受排擠，內心有時痛苦至極，只好借詩歌宣泄：『醉醉，醉擊珊瑚碎。……夜寒我醉誰扶我？應抱瑤琴卧。』（《憶秦娥》）『嘆我平生，識盡閒滋味。來閒地，為君一醉，萬事浮雲外。』（《點絳脣》）心情的壓抑孤獨，曾導致他武康數年間疾病纏身，一度竟長卧不起。他變得未老先衰：『兩鬢星星，耳聾齒搖，百念衰冷。』深悔出仕涉世：『守定微官真個錯。從今莫，從今莫負雲山約。』（《漁家傲》）『隨風出岫不知歸，身落黃塵夢翠微。』（《偶成》）詩人這時是熱切地渴望真正歸隱了。由於現實生活中畏於法令、短於生資等原因，毛滂棄官歸隱終成空話，他便亦仕亦隱，隱於官衙深處心靈的自由天地中。這就是毛滂本時期生活的最主要

特徵，也是我們把握其本時期詩詞的一把鑰匙。

說到詩詞，順便指出：本時期，在文學創作上是毛滂的豐收季節、黃金時期。政治生活的失意、苦悶，使詩人變得敏感、內嚮化起來；空閒時間的漫長、無聊，則激起詩人投注更多的精力、興趣於山水吟咏，毛滂的藝術創造力在本時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揮。在衢州、武康近十年的官隱生活中，詩人寫下了大量的詩文，今本《東堂集》、《東堂詞》內有半數以上的作品是本時期所作。不只數量多，本時期作品的質量也很高，諸多被歷代評論者先後交口稱美的佳製妙章，如詞《更漏子·和孫公素泛舟觀競渡》、《南歌子·席上和李師文》、《驀山溪》（東堂先曉）、《燭影搖紅·送會宗》、《浣溪沙·寒食初晴東堂對酒》，如詩《響潭》、《書禪靜寺集翠堂》、《游翠峰寺》、《晝寢石頤寺》，如文《雙石堂記》等，皆或寫於衢州，或成於武康。其詩文集、詞集名以《東堂》，自號『東堂老子』，也在此時。東堂作品量與質的雙豐收，清楚地揭示：本時期毛滂的文學創作進入了黃金時期，作為一代文人，他已在藝術上走向成熟。衢州、武康時期之於毛滂，猶如黃州時期之於蘇軾，值得研究者對之作專門、深入的探討。

本時期毛滂的交游生活，也頗值得研究。內中的種種消息和姿態，從側面展示著其人的個性、為人、品性，它能幫助我們認識蘇軾對他的『氣節端厲，無徇人之意』（蘇軾《薦狀》）的人格評語，從而較為全面而客觀地看待其後期與蔡京的一段飽受後人指責的交往，進而理解這位晚年在政治夾縫中違心生活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內心的痛苦和艱難，給毛滂一生以恰當的歷

史評價。

毛滂在衢州、武康的交游圈子，主要在舊黨及其友好間。元祐末的政治逆轉，毛滂一批師友首當其衝，如蘇軾、蘇轍即於紹聖元年分別被貶竄外州。一般人見此惡劣政局，皆遠避二蘇唯恐不及，毛滂却大異於常人，親近二蘇勝於往昔，相當倔犟傲物，不諧世情，有乃父毛維瞻待友之厚樸古風。今《蘇東坡全集》存有蘇軾本時期寄給毛滂的回信至少有三通，就是歷史見證。蘇軾當時遠謫惠州（今屬廣東），流居嶺南荒落地，心情寂苦鬱悶。毛滂先後多次託人捎信問候，款通友好，還千里寄文章、寄江南奇茗，表現了暖人情懷的『故人之念』。今讀蘇軾回信，還可感受到他當年『佩荷厚意，永以爲好』的感動心情。蘇軾對毛滂的處境也極關心，除勉勵不斷外，紹聖三年又專函馳衢，在書報平安罷，特詢問：『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故人之子的前途時時牽掛其心懷。毛滂對蘇軾的一份真情，一直保持到東坡下世後。政和元年（一一一一）蘇軾歿後十數年，毛滂有機會看到蘇軾的一幅書帖，追憶舊誼，慟然心酸，作詩云：『道人此書欲在眼，扁舟一宿亦隨身。霽月光風開玉軸，千年仿佛見斯人。』（《題琳老所攜二蘇書帖》）抒吐了自己的綿綿情思與衷心禮讚。逆境見真情。周篤文先生深有感慨地指出：『心香一瓣，仍在眉山，差不多是生死不渝的了。』細審北宋中後期士風，此論洵非溢美。自歐陽修主持文壇以來，隨著黨爭成敗，文壇先後主盟者有王安石、蘇軾、蔡京等人。北宋相當一批士人射利追隨，或舊文學，或新斯文，反復無常，所謂『凡可釣爵位而不失於利之